

乌尔第三王朝王后 贡牲机构档案重建与研究

王俊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乌尔第三王朝王后 贡牲机构档案重建与研究

王俊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尔第三王朝王后贡牲机构档案重建与研究 / 王俊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161-9955-8

I. ①乌… II. ①王… III. ①两河流域-畜禽-饲养管理-组织机构-
档案-研究-前 2110-前 2003 IV. ①F337.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2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2
字 数 408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	(1)
-----------	-----

上卷 档案研究

第一部分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档案分析 (Š 28 i-Š 48 x)	(9)
---	-----

第一章 舒勒吉新提王后的贡牲机构及其生平	(9)
----------------------------	-----

第一节 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简介	(9)
------------------------	-----

第二节 舒勒吉新提王后	(11)
-------------------	------

一 舒勒吉新提王后的出身和生平	(11)
-----------------------	------

二 舒勒吉新提王后的头衔	(12)
--------------------	------

三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中的“我的王后”	(14)
-----------------------------	------

第三节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简介	(17)
-------------------------	------

一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账目文件类型	(17)
---------------------------	------

二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特点	(29)
------------------------	------

第二章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负责官员们	(31)
-----------------------------	------

第一节 王后贡牲机构的八位负责官员	(32)
-------------------------	------

一 牛、羊育肥师阿希马 (Š 28 i-Š 36 v)	(32)
-----------------------------------	------

二 骑使舒库布姆 (Š 28 iii-Š 32 x)	(34)
----------------------------------	------

三 牛、羊育肥师贝里查卜 (Š 33 v-Š 37 vi)	(35)
-------------------------------------	------

四 阿皮里亚 (Š 37 ix-Š 41 x/11)	(37)
----------------------------------	------

五 牛、羊育肥师阿皮拉吞 (Š 41 xi/26-Š 45 vi/15) ·····	(42)
六 牛、羊育肥师乌尔卢沓勒埃邓卡 (Š 45 vii/12- Š 47 iv/28) ·····	(45)
七 骑使舒勒吉伊里 (Š 47 iv/30-Š 48 x) ·····	(49)
八 卡兰希那吉 (Š 44 xi-Š 48 ii/10) ·····	(51)
第二节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负责官员的任职特点 ·····	(51)
第三章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中的支出项目研究 ·····	(53)
第一节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祭祀活动分析 ·····	(53)
一 舒勒吉新提王后所祭祀的“两女神”及有关女神和 其他神明 ·····	(54)
二 王后贡牲机构中女神的节日庆典 ·····	(61)
三 王后贡牲机构祭祀月相的活动 ·····	(66)
四 消失处供奉 (nīg~ ki-zàh) ·····	(70)
五 晨牲 (siskūr~ Á~ gū-zi-ga) 和黄昏牲 (siskūr~ Á~<ud>-ten-na) ·····	(71)
六 王后贡牲机构对天神之船和大门楼的祭祀 ·····	(72)
七 王后贡牲机构举行祭祀活动的地点分析 ·····	(72)
第二节 王后贡牲机构为王后及高官支出畜禽的活动分析 ·····	(81)
第三节 支出宰杀的畜、禽到厨房 ·····	(84)
第四章 结语 ·····	(86)
第二部分 阿马尔辛和舒辛时期阿比新提王太后的有关文献 分析 (AS 1 xi-ŠS 9 xii) ·····	(89)
第一章 阿比新提王太后的身份介绍 ·····	(89)
第一节 阿比新提的身份和头衔 ·····	(90)
第二节 阿比新提与阿马尔辛王和舒辛王的关系 ·····	(92)
一 阿比新提与阿马尔辛的关系 ·····	(92)
二 阿比新提与舒辛王的关系 ·····	(94)
第三节 舒勒吉王和舒勒吉新提王后即阿比新提王太后的 关系 ·····	(97)

第二章 阿比新提王太后享用各种来源的牲畜的文件	(101)
第一节 分配给阿比新提王太后的牲畜的三种文件类型	(101)
第二节 负责分配牲畜给阿比新提王太后的官员们	(106)
第三章 阿比新提王太后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	(109)
第一节 阿比新提王太后在诸神祭祀活动中作用	(109)
第二节 阿比新提王太后在晦日祭中的重要作用(阿马尔辛 和舒辛时期)	(111)
第三节 阿比新提王太后与扎巴兰城伊南那女神的关系	(114)
第四章 吉尔苏城的阿比新提王太后的纺织作坊及其他文件	(116)
第五章 结语	(119)
第三部分 早期图马勒庙区羊、猪和家禽官员阿什尼乌以及 死牲官员贝里阿瑞克司仪和苏萨总督贝里阿瑞克的 档案分析	(121)
第一章 早期图马勒庙区羊、猪和家禽官员阿什尼乌的档案分析 (Š 40 iv-Š 44 i/12)	(121)
第一节 阿什尼乌监管和向育肥师发放的育肥饲料	(122)
第二节 阿什尼乌从那冉伊里处接管国王送入项羊牲 (Š 41 i-vii)	(124)
第三节 阿什尼乌转交自己宰杀处理的羊牲给(厨师) 巴穆(Š 40 和 Š 41)以及死牲管理官员贝里阿瑞克 (Š 43 ii-vi/24)	(125)
第四节 阿什尼乌在图马勒庙区支出活动的分析	(126)
第二章 贝里阿瑞克的档案分析	(129)
第一节 早期死牲官员贝里阿瑞克的身份及其工作 (Š 42 xi-Š 43 vi/24)	(129)
第二节 苏萨的总督贝里阿瑞克(Š 43 v/12-ŠS 9 xi)	(132)

第三章 结语	(137)
--------------	-------

下卷 档案重建

档案一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档案重建	(141)
---------------------------	-------

档案二 阿比新提王太后的档案重建	(280)
------------------------	-------

档案三 阿什尼乌的档案重建	(324)
---------------------	-------

档案四 贝里阿瑞克的档案重建	(332)
----------------------	-------

参考文献	(344)
------------	-------

附录一 年名表	(368)
---------------	-------

附录二 月名表	(375)
---------------	-------

附录三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官员职衔表	(376)
----------------------------	-------

附录四 地图	(380)
--------------	-------

附录五 度量衡	(381)
---------------	-------

附录六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中西文专有名词对译字表	(382)
--------------------------------	-------

后记	(387)
----------	-------

引 言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在希腊语中被称为 Mesopotamia, 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它是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为中心, 包括现今伊拉克的全境以及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及伊朗西南部的古文明区。人类最早的文明就产生在这块土地上^①。古代两河流域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 以今之希特 (Hit) — 萨马腊 (Sāmarrā) 为界, 北部称为亚述 (Assyria), 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 (Babylonia)。巴比伦尼亚又分为南、北两部分, 尼普尔城 (今努法尔 Nuffar) 以北称为阿卡德 (Akkad), 以南称为苏美尔 (Sumer)。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最早产生在南部苏美尔地区, 历经了哈拉夫文化时期 (Halaf 约公元前 5500—4500 年)、埃瑞都-欧贝德文化时期 (Eridu-Ubeid Period 约公元前 4500—前 3500 年)、乌鲁克文化时期 (Uruk Period 约公元前 3500—前 3100 年)、乌鲁克 IV-III 层 (Uruk IV-III) 和捷姆迭特-那色原始文字时期 (Jemdet Nasr Period 约公元前 3100—前 2950 年)、古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 (约公元前 2800 年—前 2370 年)^②。阿卡德王朝兴起后, 苏美尔城邦一度衰落, 至库提人霸权时期 (约公元前 2230 年—前 2110 年) 得到恢复。在乌图赫兹勒 (Utu-hegal) 驱逐蛮族之后, 乌尔王乌尔那穆 (Ur-Nammu) 统一南部两河流域地区, 建立了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 (Ur III Dynasty 约公元前 2110—前 2003 年), 这一时期也称新苏美尔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共经历五王: 乌尔那穆 (约公元前 2110—2093 年)、舒勒吉 (Šulgi 约公元前 2092—2045 年)、阿马尔辛 (Amar-

①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产生参见刘文鹏、吴宇虹、李铁匠《古代西亚北非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03—208 页。

② Alberto R.W.Green, *The Storm-Go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03, Chronological Chart.

Sîn 约公元前 2044—2036 年)、舒辛 (Šu-Sîn 约公元前 2035—2027 年) 和伊比辛 (Ibbi-Sîn 约公元前 2026—2003 年), 共统治 108 年, 最终被埃兰 (Elam) 所灭。这一时期苏美尔文明和两河流域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也是苏美尔文明最后和最辉煌的时期。

经过乌尔那穆的励精图治以及舒勒吉的南征北战, 到舒勒吉统治中后期, 两河流域南部呈现出军事强大和经济稳定发展的繁荣局面。大概在舒勒吉 21 年或更早^①, 舒勒吉开始称自己是神, 将自己神化, 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 国王的权力和地位空前强大。根据国王舒勒吉 39 年的年名“普兹瑞什达干司被建立之年”(苏美尔人的记年方法通常是把国家前一年的某些重大事件作为下一年的年名内容), 舒勒吉于其统治的第 38 年在供奉神王恩里勒的尼普尔圣城附近建立了一个专门管理王朝贡牲的机构(牲畜存栏和记账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司 (É-Puzriš-Dagan)。普兹瑞什达干司的遗址在现今伊拉克的德莱海姆村 (Drehem)。在尼普尔城附近设立贡牲中心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管理王室、贵族和其他人及机构向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城的神王恩里勒、图马勒庙区的宁里勒和其他有关神明献祭的大量牲畜和其他的动物牺牲。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规模很大, 每天有来自各种官吏和机构的大量牲畜被送到这里, 由中心官员发放到需要它们的地方, 被诸神明、王室、外国使节、高级官吏和士兵消费。所有收入和支出的牲畜都由贡牲中心的书吏官员们加以登记并进行账目管理。贡牲中心由一位中心总管统一管理牲畜的收入和支出, 下设各类官员管理具体事务。中心总管和各级官员都有各自的收支凭证和账簿, 我们统称为“经济档案”。这些经济档案由日结、多日结、月结、年结甚至多年结的账目组成。贡牲中心每月经手的动物数以千计, 每天的文件也可多达几十份。根据国际亚述学研究网站 CDLI (《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工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http://www.cdli.ucla.edu/index_html) 和 BDTNS (《新苏美尔原文数据库》马德里, 高等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http://bdtns.filol.csic.es/>) 所提供的原始文献统计, 目前贡牲中心出土的泥板数量多达 12215 件^②。

① P.Steinkeller, “More on the Ur III Royal Wives”, *ASJ* 3 (1981), p.78.

② 非常感谢 CDLI 和 BDTNS 提供的文献原文给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由于现存的乌尔第三王朝各城邦的经济文献多是盗挖出土,因此文献分散到世界各个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原来的档案秩序已全部被破坏。数量众多的德莱海姆泥板文书是在 20 世纪初由当地人盗挖出土,并在文物市场出卖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对这些散乱发表的档案文件加以重建一定对研究乌尔第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社会状况以及王朝的政治结构和官员分工等具体情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东北师范大学的“Drehem Project”(Archives of Animal Center of Ur III Dynasty in Drehem《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重建工程》)的目标就是按时间重建贡牲中心散失各个官员的档案并给予基础性的研究,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等提供必不可少的、经过系统建立而恢复了原貌和全貌的文献原文和翻译。对历经约 38 年的上万块泥板文书进行编年、排序、原文拉丁化和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苦的工作。目前国际上尚无人做这类档案重建工作。本文是这一宏大工程的一部分。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档案是贡牲中心档案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同贡牲中心其他官员的档案一样,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档案也被分散在数以百计的出版物中。但是在西方学者对德莱海姆出土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发表和研究之后,发现一批文件均与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二王舒勒吉的王后舒勒吉新提有关,并且这一档案开始的时间是在贡牲中心建立即舒勒吉 38 年之前,因此学术界将这一类档案称为“早期档案”。贡牲中心的另一个早期档案是那冉伊里(*Na-ra-am-i-lî*)的档案。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档案进行全面的、按日期排列的整理重建。因此,本文试图重建王后贡牲机构的经济档案,为分析贡牲中心建立前期及初期的经济情况提供较完整的参考。重建方法是对每件泥板文书的拉丁化的苏美尔原文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同时对苏美尔原文作出英文和中文翻译。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档案覆盖时间是从舒勒吉 28 年 1 月到舒勒吉 48 年 10 月。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舒勒吉新提王后祭祀自己负责的贝拉特苏赫尼尔(*Belat-Suhnir*)和贝拉特达腊班(*Belat-Darra-ban*)两位女神及其他诸神的节日,以及为祭祀朔月、上弦月和望月等活动提供动物牺牲并进行账目管理。王后贡牲机构档案的一个常用术语是“舒勒吉新提的送入项”(mu-túm *Šulgi-simti*),其意思是“为舒勒吉新提送入的(动物牲畜)”。王后贡牲机构的负责

官员除了阿希马 (*Ahima* 舒勒吉 28 年 1 月到舒勒吉 36 年 5 月) 和卡兰希那吉 (*Kalam-henagi* 舒勒吉 45 年 2 月 15 日到舒勒吉 48 年 2 月 10 日) 这两位“配合负责官员”外, 其他负责官员的任期基本衔接。根据任期排序, 他们依次是舒库布姆 (*Šukubum* 舒勒吉 28 年 3 月到舒勒吉 32 年 10 月)、贝里沓卜 (*Beli-ṭab* 舒勒吉 33 年 5 月到舒勒吉 37 年 6 月)、阿皮里亚 (*Apiliya* 舒勒吉 37 年 9 月到舒勒吉 41 年 10 月 11 日)、阿皮拉吞 (*Apilatum* 舒勒吉 41 年 11 月 26 日到舒勒吉 45 年 6 月 15 日)、卢沓勒埃邓卡 (*Lugal-eden-ka* 舒勒吉 45 年 7 月 12 日到舒勒吉 47 年 4 月 28 日) 和舒勒吉伊里 (*Šulgi-ili* 从舒勒吉 47 年 4 月 30 日到舒勒吉 48 年 10 月)

舒勒吉 48 年 10 月, 国王舒勒吉去世。其王后舒勒吉新提贡牲机构的档案也随之结束。阿马尔辛 1 年 11 月, 阿比新提 (*Abi-simti*) 与舒勒吉新提王后重要性相同的王后出现在贡牲机构的档案中。通过作者和吴宇虹教授的研究发现, 舒勒吉新提与阿比新提是同一个人。在舒勒吉统治时期, 舒勒吉新提 (*Šulgi-simti*) 的名字的意思是“舒勒吉是我的骄傲”。在舒勒吉之子阿马尔辛和舒辛统治时期, 新王因忌讳其父舒勒吉的名字而把母亲即王太后名字中的“舒勒吉” (*Šulgi*) 改为“阿比” (中译“我的父亲”), 王太后的新名阿比新提意为“我的父亲是我的骄傲”。这是舒勒吉之子阿马尔辛王和舒辛王朝廷上下对王太后的尊称。

有关阿比新提王太后的文件覆盖时间是从阿马尔辛 1 年 11 月 2 日到舒辛 9 年 12 月 17 日。其档案由贡牲中心官员之间的接管文件、记录阿比新提消费的月供应文件和记录贡牲中心官员把贡入的牲畜分配给阿比新提的文件组成。在文件中, 阿比新提规律性地接收贡牲中心向其支付的牲畜。在贡牲中心官员为祭祀女神支出牲畜的文件中, 阿比新提王太后常以“经由人”身份参加祭祀女神的活动。同时, 阿比新提王太后主持王朝的祭祀“晦日” (*ud-nú-a*, 意为“他 (月神) 躺下的那天”) 的活动。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向阿比新提王太后的“饮水地” (*ki-a-naḡ*, 古代苏美尔人祭祀祖先的地方) 献祭的文件 (ASJ 03 092 3) 写于舒辛 9 年 12 月 17 日。这说明阿比新提王太后在舒辛 9 年 12 月 17 日之前去世。从此, 阿比新提王太后从中心的档案中消失了。

为了更好地研究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这一早期的档案, 本文重建了与这一早期档案同时期的早期负责图马勒 (*Tummal*) 庙区的羊、

猪和家禽官员阿什尼乌的档案 (§ 40 iv-§ 44 i/12) 以及死牲负责官员贝里阿瑞克的档案 (§ 42 xi-§ 43 vi/24)。对贡牲中心这两位早期官员的档案的重建, 为我们研究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的档案提供了借鉴。

上卷 档案研究

第一部分 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档案 分析(Š 28 i-Š 48 x)

第一章 舒勒吉新提王后的贡牲 机构及其生平

第一节 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简介

舒勒吉统治时期为了更好地管理各地向国王和众神进贡的日益增多的动物牲畜，国王舒勒吉在圣城尼普尔附近建立了一个大型贡牲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司(é-Puzriš-Dagan)。贡牲中心建于尼普尔城附近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王室、贵族和其他人及机构向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尼普尔城的神王恩里勒、王配偶和其他有关大神献祭的牲畜。

由于苏美尔人的纪年方法通常是把国家前一年的某些重大事件作为下一年的年名内容，根据舒勒吉 39 年的年名“普兹瑞什达干司被建立之年”，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建立于舒勒吉统治的第 38 年，即公元前 2056 年。舒勒吉 40 年和 41 年的年名同样沿用了普兹瑞什达干司被建的内容，其年名分别为：普兹瑞什达干司被建年之次年；普兹瑞什达干司被建年之次年；之次年。同一年名内容多次被使用在不同年名中的原因可能是，国王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在新的一年里并没有马上公布新年名，所以书吏使用“……之后”(ús-sa)和之前的年名连用作为临时年名，其意思是“某年的下一年”，这类年名一直使用到国王颁布新的正式年名时。临时年名一般只用在年初的几个月，但是，也有全年都使用临时年名的情况，如：舒勒吉 33 年的年名“席穆润第三次被毁年之次年”，其苏美尔语为：mu ús-sa a-rá-3-kam Si-mu-ru-um^{ki} ba-hul。

贡牲中心建立的早期还不具规模,目前仅知道舒勒吉新提王后贡牲机构档案(Š 28 i-Š 48 x)和早期库房管理员那冉伊里的档案(Š 26 viii-AS 3 iv)。舒勒吉 39 年普兹瑞什达干司被建成后,它发展成为大型的牲畜管理机构。其规律性的基本账目从舒勒吉 40 年开始。乌尔第三王朝的末王伊比辛三年(公元前 2024 年)时,乌尔第三王朝开始衰落,王权逐渐失去对各行省的控制,贡牲中心因无贡可收而关闭。

根据美国学者施奈德在《乌尔第三王朝的苏美尔经济文献》(Sumerian Economic Texts from the Third Ur Dynasty)中的论述,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的档案可以分为早期档案和晚期档案两种类型^①。早期档案的覆盖时间约从舒勒吉 28 年到舒勒吉 48 年,晚期档案的覆盖时间约从阿马尔辛 1 年到伊比辛 3 年。早期档案文献在内容与措辞方面与后期的档案文献不同。在早期文献中,负责收支动物的官员与后期贡牲中心负责相同工作的官员有所不同。早期贡牲中心的官员比较少,管理的物品种类比较繁多,不仅包括牛、羊、鸟、禽及野生动物等,还常包括羊毛、皮革等制成品和大麦等饲料的管理。

从舒勒吉 39 年开始,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设有一个中心主管部门,由中心总管负责记账和调拨贡牲中心接收和支出的牲畜和物品。其下设有养狗场、养驴场、牛、羊圈以及王室厨房(消费)和仓库等不同的部门,尼普尔圣城神庙的牺牲及其他用途的消费由中心总管直接支出。乌鲁克、乌尔或其他祭祀中心的牺牲由管理官员安排从普兹瑞什达干贡牲中心运往目的地。贡牲中心先后共有三名官员担任中心总管,分别是:(1)匿名的那萨(Nasa)^②:工作时间从舒勒吉 42 年 10 月至舒勒吉 47 年 1 月;署名的那萨:工作时间从舒勒吉 46 年至阿马尔辛 1 年;(2)阿巴萨吞(Abba-saĝa):工作时间从阿马尔辛 1 年至阿马尔辛 9 年;(3)尹塔埃阿(Intae-a):工作时间从阿马尔辛 9 年至伊比辛 2 年。中心总管统一管理各种牲畜或物品的收入和支出,下设各类官员管理具体事物,例如:中心总管下设各种管理官员,他们主要负责管理不同地点和种类的动物牺牲。

^① Tom B.Jones and John W.Snyder, *Sumerian Economic Texts from the Third Ur Dynas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1, pp.203-211.

^② Wu Yuhong, The Anonymous Nasa and nasa of the Animal Center during Š44-48 and the Camel (gú-Gur₅), hunchbacked ox (Gur₈-Gur₈), UBI, HABUM and the confusion of the deer (lulim) with Donkey (anše) or šeg₉, *JAC*, 2010 (25), pp.1-19.